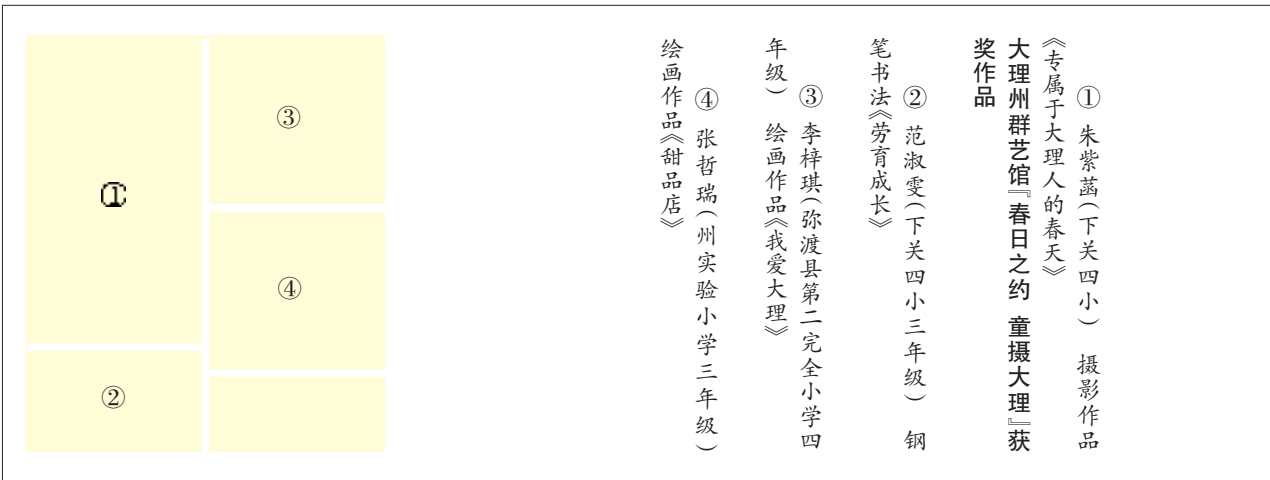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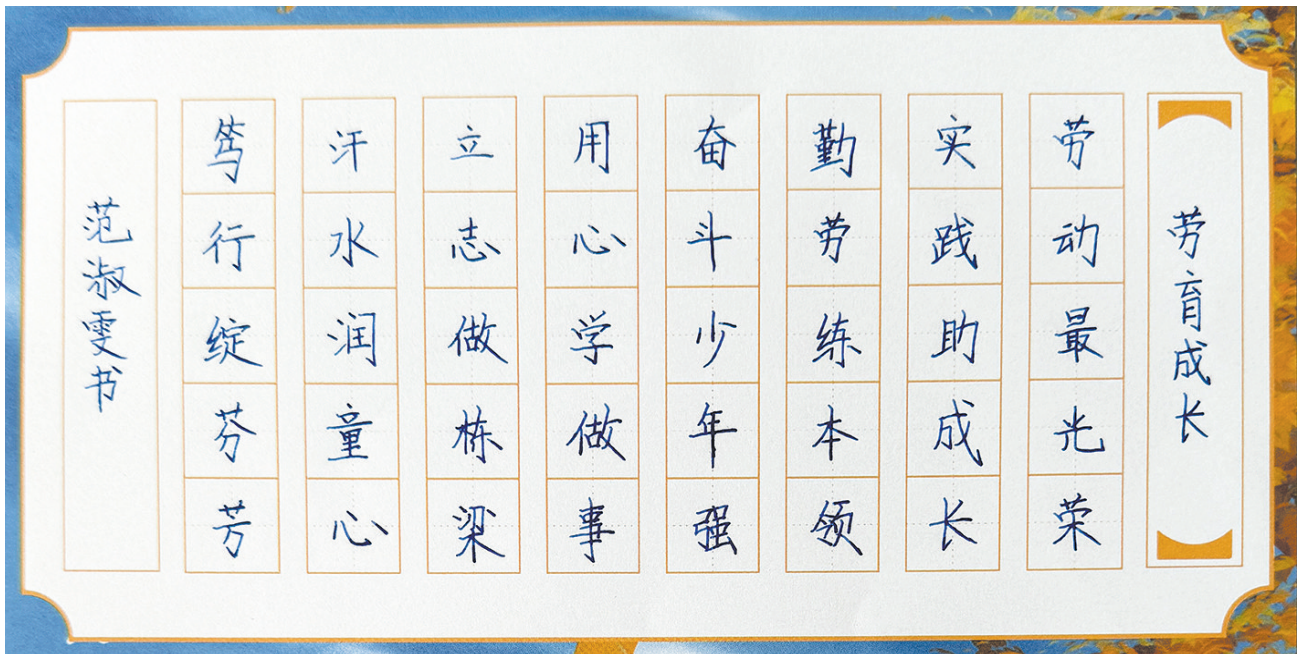




① 朱紫蕊(下关四小) 摄影作品
《专属于大理人的春天》
大理州群艺馆《春日之约》童摄影大理获
奖作品
② 范淑雯(下关四小三年级) 铜
笔书法《劳育成长》
③ 李梓琪(弥渡县第二完全小学四
年级) 绘画作品《我爱大理》
④ 张哲瑞(州实验小学三年级)
绘画作品《甜品店》

大理颜色

火把花



自古夏花多浮躁，唯有紫薇最清静。紫薇自古便是藏在中式风月里的夏秋名花，又名百日红、满堂红，古时常植于宫廷庭院、书院廊前，备受文人青睐。诗人杜牧曾赋诗云：“晚迎秋露一枝新，不占园中最上春。它不与桃李争春暖，不与荷花竞夏清。独待春芳落尽，暑气绵长之时，沐朝露，迎晚风，静静绽放，在夏秋交替的光阴里，温柔又坚韧。因对应天宫紫薇星宿，自带一身清雅端方的气韵，千载以来，静静芬芳，从未褪色。

只是在大理，这株栽满文人诗意的花木，极少被人唤作紫薇。它藏着独属于大理本土的温柔别称，藏着一代代本地人鲜活的童年记忆与烟火民俗。在幼时的夏日光阴里，长辈们从不称其雅名，只唤它“痒痒树”，还会笑着叮嘱：轻轻挠一挠光滑的树干，高高的树尖便会轻轻颤动，像孩童般怕痒躲闪。

儿时的我总对此满心好奇，一遍遍伸手轻触树干，执着求证这株草木的小性情。早已记不清那日是否真的看见树尖颤动，只记得清风穿枝，满树花枝轻轻摇曳，簌簌花影晃动，不知是风动，还是树真的怕痒低头。细碎的童真欢笑散落夏日庭院，这份懵懂又纯粹的趣味，伴着紫薇岁岁花开，悄悄珍藏在大理人的童年盛夏里。

除却童趣满满的“痒痒树”，大理人更爱称它为“火把花”。每年盛夏紫薇盛放之时，恰逢大理火把节将至，满树嫣红粉艳的花簇层层堆叠、热烈绽放，花枝挺拔昂扬，繁花灼灼似火，宛如一簇簇精心装点的小火把，热烈鲜活，暖映山野。这抹热烈花色，恰好呼应了白族火把节的赤诚烂漫，于是“火把花”的名字，便伴着烟火民俗、岁岁花期，深深扎根在大理的烟火市井里，比雅致的学名更接地气、更具故土温情。

一身两名，一半是孩童的天真烂漫，一半是故土的民俗烟火，让大理的紫薇，彻底褪去了书卷里的清冷雅致，多了人间烟火的鲜活温度。它是怕痒的温柔草木，藏着夏日童真的纯粹美好；它是热烈的火把花，承载着苍洱大地的民俗诗意。

千年诗韵养其风骨，大理烟火润其温柔。这一树紫薇，既有文人笔下坚韧绵长的清雅气韵，又有苍山洱海滋养的鲜活坦荡，更藏着大理独有的童真与烟火。岁岁夏秋，花如星火，枝载温柔，以百日繁花赴人间盛景，成为大理夏日里，最热烈、最温柔的烟火底色。

(何俊倬文/图)

版式：何俊倬